

- 卫惠林, 1943, 边疆文化建设区站制度拟议[J], 边政公论 2(1、2): 7-14.
- 吴密, 2010, “汉奸”考辨[J], 清史研究(4):107-116.
- 吴文藻, 1942, 边政学发凡[J], 边政公论 1(5、6): 1-11.
- 吴泽霖, 1943, 边疆的社会建设[J], 边政公论 2(1、2): 1-6.
- 徐杰舜, 2016, 梁钊韬与南岭走廊研究——纪念梁钊韬诞辰一百周年[J], 广西民族大学学报(哲学社会科学版) 38(6):58-62.
- 徐益棠, 1942, 十年来中国边疆民族研究之回顾与前瞻[J].边政公论 1(5、6): 51-63.
- 杨成志, 1939, 西南边疆文化建设之三个建议[J], 青年中国季刊 1(1): 279-299.
- 杨成志, 1941, 边政研究导论——十个应先认识的基本名词与意义[J], 广东政治 1(1): 54-60.
- 杨清媚, 2015, “燕京学派”的知识社会学思想及其应用: 围绕吴文藻、费孝通、李安宅展开的比较研究[J], 社会(4):, 103-133.
- 佚名, 1934, 云贵一带之汉人, 天南(3):64.
- 曾祥竑, 2014, 马边县难民区之社会概况调查[G]/何一民、姚乐野主编, 民国时期社会调查丛编(三编)·四川大学卷(上), 福州:福建教育出版社: 341-379.
- 张少微, 1942, 研究苗夷之内容及方法刍议[G]/吴泽霖、陈国钧,编.贵州苗夷社会研究, 贵阳:文通书局, 369-378.
- 赵敏求, 1946, “引言”, [G]/欧文·拉铁摩尔著, 赵敏求译, 中国的边疆, 南京: 正中书局: 1-2.
- 周泓, 2014, 晚近新疆汉人社会的生成——以迪化为中心[J], 学术月刊 46(5):136-156.
- 朱少逸, 1947, 拉萨见闻记[M], 上海: 商务印书馆.
- Antonovsky, Aaron.1956.“Toward a Refinement of the ‘Marginal Man’ Concept”. *Social Forces* 35(1):57-62.
- Hughes, Everett C. 1949. “Social Change and Status Protest: An Essay on the Marginal Man”. *Phylon* (1940-1956) 10 (1): 58-65.
- Park,Robert E. 1928. “Human Migration and Marginal Man”. *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* 33 (6): 881-893.
- Smith, M. Estellie. 1980. “The Portuguese Female Immigrant: The ‘Marginal Man’”. *The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view* 14 (1): 77-92.

【学术讲座】

毒药猫与代罪羊： 人类恐惧、猜疑与暴力的根源¹

王明珂²

各位午安，我是王明珂，一位来自台湾的历史学者。今天我要讲的题目是毒药猫与代罪羊：人类恐惧、猜疑与暴力的根源。

讲到我对这个题目的关怀，要推到二十多年前。大概在 1994 到 2003 年间，我用了我大部分的寒暑期，在川西的岷江上游做羌族的田野调查。我研究的主要是人们脑子里面的过去，包括过去的历史，也包括过去的神话传说。

¹ <https://mp.weixin.qq.com/s/fChmcGC40jybUU7nvTybCQ> (2020-1-18)

² (台湾)中研院院士、史语所所长。



在这个地方我常常听人提到毒药猫。当地人讲的毒药猫是一种有毒的女人，很少是男人，几乎都是女人。这些女人好像每个村子都有，据说她们晚上睡觉的时候，灵魂会离开身体变成某一种动物，比如猫、牛、马，把走夜路的人吓得掉到悬崖底下去。还有更可怕的说法是她们会在夜间飞行，骑着厨房里放米面杂粮的木头柜子，去跟外面的一大堆毒药猫进行宴会，赌博、欢乐、吃人肉，而赌输的下一次要把自己的小孩和丈夫提供给大家吃掉。他们也说毒药猫的法术是由母亲传给女儿。

毒药猫不只是传说

下面跟大家讲一个流行在羌族村寨里面的传说。有一个男的怀疑他太太是毒药猫，因为每个月固定的一天，据说是毒药猫聚会的那一天，他太太睡觉时就摇不醒。他跟他太太讲，过两天请你父母来吃饭吧。他太太说，家里没肉怎么办？他说，没肉你自己想办法。等到毒药猫聚会的那个晚上，他就摇他太太，果然摇不醒。其实他早有准备，在屋子的门槛上和外面到处都撒了白灰面。他走出去一看，上面有猫走过的脚印，他就循着脚印找到了毒药猫聚会的地方。他一看吓坏了，原来他太太是毒药猫的王，穿着指甲做的衣服，在那边大声地欢笑、宴乐、吃人，他吓得赶快跑回来了。过了一会儿他听到有声音，从屋顶上先丢下来一个人腿、一个人手，果然他太太把肉带回来了。他赶快把这些藏到床底下，假装睡觉。

过了两天，他的岳父母来了，这个男人就把人手、人腿拿出来，跟他的岳父母说，看你们女儿干的好事，我不要她了，你们把她带回去吧。走到半路上，父母就跟这个女子讲，你这么厉害，能不能把身上的毒洗掉呢？于是她一路洗了九条大河，等洗到第九条河，快要把那个毒洗干净的时候，天上的天神喊话下来了，让那个女子不要再洗了，再洗地上的毒药猫就要断根了。

这个故事也说明了为什么现在毒药猫依然没有断根。我在羌族做调查的时候听他们讲，在1950年代，每个村子里面都有一两个女人是毒药猫。所以这就不只是一个传说了，毒药猫也是本地的历史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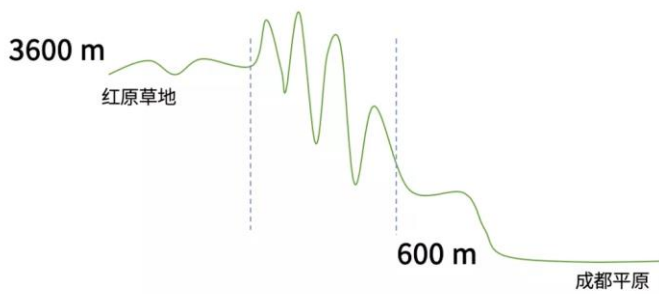
还有人讲毒药猫是他个人的经验。有人说他以前有一个小妹妹，肚子痛治不好，就说可能是村子里面一个老婆婆害的，她是毒药猫，要想办法去求她。不过无论如何，在羌族地区，毒药猫只是村子里面的闲言闲语，没有人对这些女人，所谓的毒药猫，真正地有暴力行为。甚至闲言闲语他们都讲得很谨慎，尤其是像我这样子一个外人，他们绝对不会跟我确定地讲哪一家女人是毒药猫。因为对他们来讲这是非常严重的一个事情，如果你讲出哪一个人是毒药猫的话，那人的女儿可能都嫁不出去了。

毒药猫出现在哪里？

现在我用一些图片带大家去看一看，在什么样的地方流传着毒药猫的传说。首先大家看，成都平原的海拔高度大概只有600公尺，但是到了青藏高原的东部边缘，川西红原草地是3600公尺。两个大地块在地质时期撞击后，把青藏高原拉高了，中间就挤出一些像皱褶一样的地带，这个就是川西的高山纵谷地区，羌族就住在这里。这里是岷江上游，由松潘到汶川，往东到北川，这些是羌族居住的地方。

我们看，走进一条沟，就像是陶渊明的《桃花源记》里面所讲的：缘溪行，忘路之远近。你走进以后就豁然开朗。但这里绝对不是桃花源，这边的生活非常艰苦。以前的人根本不敢住在靠近河谷的地方，不但河水暴涨有危险，而且很容易被抢，所以村寨都在比较高的地方。这个照片里的村寨算是低的，我大概花四十分钟到一个小时就可以爬上去。比较高的村寨，像这个是茂县三龙沟的村寨，那要花四到六个小时才上得去。





在这样子的环境里面，他们靠什么过活呢？简单地讲，他们在村子附近种田。这种农业，最大的利益并不重要，重要的是最小的风险。这是什么意思呢？他们会种十几种不同的作物，如果有七八种失败了，还有四五种成功，就能养活一家人，这样就很好了。

当然他们还在高山顶上牧牦牛跟马，在林子里面或者在高山草原上打猎，采菌菇，然后把农产品拿到城市里面去卖。或者是到外面打工，或者在旁边的河里面淘金，不过淘金通常都是白忙一场。在这样子的地方，你想想看，几个寨子的人使用一条小沟，资源竞争非常激烈。他们的房子都紧紧地聚在一起，窗子开得非常小，就是怕外面敌人进来。墙上那些更小的洞就是枪口，是对外防卫用的。还有资源更匮乏的地方，像黑虎沟，这个寨子盖在悬崖峭壁上。上面还有像烟囱一样的，瞭望防备用的碉楼。

不过这个是以前的事情了，没有任何碉楼是最近一百年盖的，当然现在有一些新的碉楼是为了观光盖的。在这样子的地方，寨子就是非常重要的社会单位。一般来讲一个寨子大概五六十户、七八十户，小的可能只有五户、十户，最大的不会超过两百户。几个寨子结成一个村，每个村它都有自己的地盘。一条沟里面，譬如有三个村，他们共同享有这个沟里的地盘。

在这里他们也有信仰，最流行的是山神信仰，简单地讲就是你有你的山神，我有我的山神，大家又有一个共同的比较大的山神，保护大家共同的地盘。有一次我听一个老人讲，他说山神没有什么神秘的，山神就是山界的界长，有近的界限，有远的界限，有小的山神，有大的山神。你看他讲得很透彻，我觉得比任何关于山神的学术研究都要深入。

这个是羌族的服饰。人类学家常常说羌族的传统服饰就是这个样子，他可以描述出来，然后去找出它们的共性、相同点。但是对本地人来讲，这些共同点是不重要的，重要的是它们之间的差别。每一个寨子女人身上的穿着，都是刻意跟旁边寨子的女性穿着做出一些区分的。事实上我在那边的研究，是希望去重建 1950 年代以前这个地方村寨社会的样子。

他们说 1950 年代以前，他们根本不知道自己是羌族，那个时候他们自称为尔玛。这个发音各个地方都不一样，有的叫尔玛，有的叫尔勒玛、日麦、日勒麦、麦，都不太一样的。而且他们认为的尔玛就是一小群人，可能就是两三个村子，甚至于就是几个寨子的人。所有在他们上游的人，他们都认为是“蛮子”，所有下游的人都叫“汉人”。但是大家想想看，这样一个自称尔玛的人群，下游的人看他就认为他是“蛮子”，上游的人看他又认为他是“汉人”。

所以，其实在 1950 年代以前，这里就是一个一个很小的人群，被好像有敌意的邻居们包围着。这种很小的人群，他们一方面要团结，保护自己的资源；一方面对于地方的资源分得非常清楚，你是你的，我是我的，砍柴、放牧都不能够随便越界。而在界限模糊的地方，大家常常有一些小的摩擦、械斗。

毒药猫的传说就产生在这样的小型社会里面。大家恐惧外面的世界，猜疑“蛮子”和“汉人”那些不好的习俗、血缘透过女人嫁到寨子里面来。最后当村子里有一些不好的事情发生，有人突然得了重病，或者有人从悬崖上面摔下来，他们就怪罪到这些女人身上。



在羌族地区有一个很有意思的，他们常常跟我讲的一个当地谚语：**无毒不成寨**。每一个寨子都需要一个毒药猫，没有的话这个寨子根本就成立不了。我说，你们那么恨她，为什么没有她又不行呢？

有的人就讲，好像没有毒药猫的话，外面更大的毒就会进到寨子里面。事实上我后来才慢慢地体悟到，其实这跟我们中国人常讲的“无内忧外患，国恒亡”，是一样的道理。没有毒药猫，也要特意找一个毒药猫出来，没有内忧外患，也要去想一些内忧外患出来。但这些内忧外患不一定是真实的，它常常被人们想象、夸大，用来团结一个群体。

毒药猫与女巫，地理远隔却主题相似

大家可能觉得这个毒药猫的传说，好像跟欧洲的女巫传说非常相似。比如都是邪恶的女人，还有她们都是与猫为伴，或者可以化身为猫。欧洲很多的女巫图片，上面的女巫都是跟猫在一起的。欧洲的女巫乘着扫把飞行，羌族的毒药猫是乘着厨房的柜子飞行，两个都是女人的家室的用物，不过肯定是骑着柜子比较舒服一点。还有很重要的，女巫夜宴。在羌族里面讲毒药猫会在晚上聚会，欧洲的女巫也是。

其实我认为这个表现了人的一种普遍想法，认为我们群体里面的有毒的恶魔，是跟外面的更大的恶魔群体结合在一起的，不只是单独的一个。但是有一点不一样，女巫夜宴传说里面是有魔鬼的。这些头上戴角的就是魔鬼，也就是说女巫是跟魔鬼在一起，对魔鬼宣誓效忠的，效忠仪式之一是吻魔鬼的臀部。

那我们首先要解释，为什么这两个传说都把女人跟猫放在一起？我家有三只猫，一个女人，我很爱她们，我不会在背后说她们坏话。我要讲的是，猫跟女人在人类社会里面有一个特别的社会性，这种社会性被联结在一起了。其实在人类的驯养动物里面，猫是一种非常特别的动物，所有人类的驯养动物，马、牛、羊、鸡、鸭、猪，都是群栖性的动物，但是猫不是。人类为什么会驯养猫呢？有一些动物学家认为，人事实上并没有驯养猫，猫是介乎在驯养跟野生之间的、家里面的动物。

我想很多人都有家里的猫不告而别的惨痛经验，很令人伤心。但是别难过，你只听过丧家之犬，没有丧家之猫，猫离开你的家还是会活得好好的，它跟家之间的关系是若即若离的。在人类社会里面，最基本的社会团体，一个家庭或一个家族，实际上大部分都是以男性为主体的。对这个男性为主的家庭来讲，不管是姐妹——将要嫁到外面去的女人，或者是妻母——从外面嫁进来的女人，**她们既不是外人，也不是内人，跟家也是一种若即若离的关系。**

我们在电视剧里可能会听到，一个女的对她的丈夫说，我在你们家简直里外不是人，就是这个意思。里外不是人，就很容易变成毒药猫和代罪羔羊。所以毒药猫跟女巫的传说，地理相隔非常遥远，却非常地相似，其实这个也反映了人类社会里面一个普遍的特质，一种解决亲近人群之间紧张与冲突的办法。

为何从闲言碎语到集体暴力？

但是在近代初期，欧洲发生了非常严重的猎女巫的风潮，这是一个很奇怪的事情。为什么在羌族地区没有暴力，而在欧洲发生了这么严重的暴力呢？我们先看看这种暴力。猎巫大概密集地发生在十六、十七世纪，据研究者称，大概共有十万个审判的案例，有四到五万人被处死，这是最低的估计，有些学者估计是超过十万人，里面 80% 都是女性。那个时候的想法是，恶魔常常化身为女人来作恶。



在这些女巫审判案里，她们的邻居常常被请到法庭上去作证，讲这个女巫做了怎样的坏事。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证词：十几年前我跟她吵架，结果我们家羊就死掉了好几只；或者是八年前我跟她争一块地，后来我丈夫就生了一场重病。

这些证词说明，在欧洲的女巫传说里面很长一段时间是没有审判的，人们指责女巫，却没有真正对这些女人行使暴力，可是到最后为什么由闲言碎语变成把她们烧死呢？其实很简单，其中一个原因是重大的灾难发生。欧洲那个时候最重要的背景是黑死病，杀掉了欧洲一半以上的人。另外一个就是上层社会的介入，上层社会开始关心下面这些乡下人到底在想什么。

比如这个图片，这个女的在被酷刑取证。有人在烧铁条，大概是准备要烫她，另外一个人把她衣服撕开来，要去检查她身上有没有魔鬼印记。其实所谓的魔鬼印记可能就是身上的一些字或胎记，如果有的话就证明她是女巫。在严刑取证的时候，女巫夜宴是一个关键。人们会问：你在女巫夜宴里还看到哪些人？这样子整个事件就会蔓延开来。这些上层的人很害怕魔鬼侵入到他们的世界，他们希望通过烧死这些女巫，让灵魂得到救赎。

在川西，1950年代以前松潘的那些县大爷，只在乎村子里面有没有纳税、缴粮，倒不太在乎灵魂救赎的事情，所以这样还好，对本地人就没有这种暴力。

其实欧洲大部分的猎巫事件，刚开始都是发生在一些小村落里，据说这些村落都是不到一百户左右的。我曾经访问过意大利西部，靠近法国的地方，有一个发生过猎巫的小山村 Triora。这里跟羌族的村子非常像，很小的村子紧紧地聚在一起。这里的房子也是石头建筑，大家再看右边这张图里我身后的羌族村寨，它们的房子结构几乎一模一样。这就说明流传女巫、毒药猫传说的小村子，都有类似的社会情境。猎巫这样子一直蔓延，最后停止是因为什么？常常是因为城里面的一些上层人士受到迫害。比如说教会的教士或贵族也被当作巫，被猎杀了。这个时候上层人就开始紧张了，国王或者主教就会下命令，不能再进行下去了。大家看这张图片，吻魔鬼臀部的女的，还有后面追杀她的那些人，很明显穿的都是贵族的衣服。

所以问题来了，为什么贵族跟教会里面也会被认有巫呢？这个我要跟大家解释一下。其实都市人也生活在广义的村寨里面，广义村寨就是一种原初社群，什么叫原初社群？大家想想看，一个人刚出生的时候，在你学会走路之前，你被放到一个很温暖的小房间里，被你的父母、兄弟姐妹包围，感觉非常地安全。然后你学会走路，慢慢长大，你探索的世界越来越大，感觉到的危险越来越多。你最早的经验就非常地重要，就是又温暖又温馨地跟亲人在一个小空间里的这种经验。一个几十户人的村寨，大家在一个小空间里都有亲戚关系，这就是一个原初社群。更广义的原初社群是指所有**内外边界鲜明**，人们互相以**兄弟姐妹，或者是同胞、手足相称**的群体。在这样的群体里面大家**讲求内部的纯净**，像欧洲的贵族圈和教会，都是原初社群，**人们有恐惧，有猜疑，最后产生暴力**。

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，其实我们从来没有离开过“村寨”生活。我举两个比较极端的例子：极端的宗教团体和“单一民族国家”。原教旨的伊斯兰教现在已经造成了很多暴力事件，但是还不止如此。犹太教也是一样，犹太教里面也有非常极端的正统派。你看在这个照片里面，他们认为女人不应该被陌生人看到她们的身体，想法都是一样的。基督教也有，基督教里面有一些清教徒，十七世纪下半叶他们刚移民到美洲的时候，发生了很严重的猎杀女巫事件，很多女人受刑，被烧死。

还有“单一民族国家”，最著名的例子是纳粹德国，他们所强调的纯种的雅利安人的德国。他们的口号叫做“血与土”，“血”代表亲属关系，大家都是同样的血缘，“土”是指大家有同样的空间。在我们身边还有更普遍的原初社群，比如校园死党，最有名的是美国的兄弟会。现在更普遍的是网络上的，我称之为网络社群。



一些有极端的宗教政治或者社会主张的社群，因为他们的主张很极端，他们也会受到另外一些极端的攻击，他们就把不属于这个村寨的人剔除出去，最后变成一个有纯粹的主张的社群。

在台湾，我听他们讲叫“同温层”。在这样的社群里面，他们随时准备应付外面的攻击，也怕外面的人故意化装成他们的人进入到社群里面，最后有一些网络霸凌就这样产生。现在更严重的是，网络社群跟现实社会的极端团体结合在了一起。比如说前些年闹得非常厉害，现在仍然在持续的伊斯兰国。他们就是透过一些网络社群，在法国、英国的很多移民社区里面招揽战士。

敌人在远方还是在身边？

现在有很多讨论，有学者提出，女巫事实上是内部的敌人，大家是在内部去找一个敌人出来。而所谓的“圣战”原来是对付身边的人的，让身边的人追求一个纯净的宗教生活，为什么会变成对付异教徒了？那些是遥远的敌人。

事实上所有这一类强调纯净的群体，不管是羌族的村寨、欧洲的村子，或者是伊斯兰国，它们都是恐惧外在的敌人，同时猜疑内奸的存在，指控内奸通外敌，这样子最后走上了暴力。其实恐怖主义的头领也常常在互相讨论、争论：我们要对付的到底是远方的敌人——美国、英国的异教徒，还是身边的敌人——不够纯净的伊斯兰教徒？我们看到的结果是，当巴黎、伦敦发生恐怖袭击，全世界都感到震惊，哀吊这些去世的人，全世界的主要政治人物都站出来指责暴力。但是我们常常忽略更大的暴力，可能千百倍于前者的暴力，是发生在这些施暴者身边的人身上的，在某种意义上讲，恐怕就是发生在他们的“兄弟姐妹”身上。

事实上我们人类一直生活在村寨里面，用对外的敌意和恐惧来孤立自己。我们猜疑外界的“毒魔”入侵，破坏了我们的纯净跟团结，最后我们用集体暴力来化解恐惧，凝聚一个社群。如果是这样，我们怎么样来脱离一个村寨的不幸命运呢？其实我觉得羌族的那句谚语“无毒不成寨”，给了我们很好的启示。我们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想这句话，如果我们容纳多元，容忍异端，避免无谓的恐惧跟猜疑，这样我们就可以远离暴力。

谢谢各位，我就讲到这里。

【访谈】

汉民族是如何形成的¹

[日]川本芳昭

汉民族的形成问题在 1950 年代作为史学的“五朵金花”之一曾大放异彩，如今也没有失去学术魅力，吸引无数人关注。中日关系及日本在东亚世界的作用，无论是学术界还是民间，都具有极高的人气。这两个问题看似无联系，但实际上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。

日本九州大学文学部教授川本芳昭力图打破国别限制，将整个东亚古代世界作为研究对象，通过研究中国北方民族与中华意识的重建，把汉民族形成与东亚国家秩序相联系。由于他对古代东亚民族史与国际秩序的深刻研究，川本教授曾经担任中日历史共同研究委员会日方委员。2015 年 3 月，川本教授在日本著名的汲古书院出版了新著《東アジア古代における諸民族と国家》（《东亚古代的诸民族与国家》），对这两个问题提出了最新的解读。围绕这部新书，澎湃新闻采访了川本芳昭教授。

¹ 本文原载《澎湃新闻》（2015-5-23），特约记者方圆。

<https://mp.weixin.qq.com/s/ONj2R-Evkula3cbyoC6T4A>（2019-12-25）

